

·读者之声·

教育者的心态： 辛勤培育，静等花开

女儿今年上初三了，和所有初三学生一样面临着巨大的中考压力，特别是这次期末统考还涉及到是否会被选入直升高中衔接班一事，家里和学校气氛都异常紧张，讨论也非常热烈，为了缓解这种紧张情绪，班主任老师在家长QQ群里转载了附中另外一位老师的一段话，个人感觉很受启发：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会很灿烂地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颗种子还没动静请别着急，每种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慢慢地看着他（她）长大，陪着他（她）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相信孩子，静等花开。

也许你的种子永远不会开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这段话适合家长，同样也适合老师。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的心态不能是拔苗助长，也不能急功近利，我们要做的就是平时的教学和科研中给予孩子们最好的帮助和引导，像园丁一样辛勤浇水、施肥，静静等待着每朵花绽放！

忽然想起那天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的 2.009 课程的精彩结课晚会上，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带着助听器的 Blanc 教授，他跟我说：这门课我讲了 30 年，看着一届又一届的孩子成长，真开心！是呀，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己孩子和学生的培养放到人生的长坐标上来看呢？抱着那样的心态，很多事情都不用如此着急，可以做得更细更精更极致，不是更好吗？

在当今这个处处被名利绑架的社会里，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更需要向这位班主任和他的同事们一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多一份沉静和思考：辛勤培育，静等花开！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教授 张海霞

书香往事

大学三年级，学校发给我们一套新教材——《遗传学》。教材分上下 2 册，由

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刘祖洞教授和江绍慧老师编写，是大学教材中少见的规格：32 开本，微微泛棕褐色，有些粗糙，触摸时却有厚重、亲切之感。我迫不及待地浏览着目录，教材开篇介绍了孟德尔遗传规律，接着讲解摩尔根遗传学，还详细阐述了应用前景广阔的遗传工程等前沿知识，与之前学习的课程有很大区别。我感到耳目一新，教材散发出的淡淡墨香味也令我欲罢不能。于是，我摩拳擦掌，马上投入“战斗”，在老师还没有讲授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饶有兴致地阅读起来。

这套《遗传学》教材就像黑夜中的灯塔，为我照亮了前行的方向。它不仅为我开启了走进生物科学最前沿的大门，还将我从迷茫、痛苦中“解救”出来。记得当时处于青春期，小女生的敏感使我的学业、生活受到影响，诸如身高、外貌、体重、家庭经济条件、父母社会地位等事由，时常影响我的心境。不知不觉中，我竟变得多愁善感、自卑孤僻起来，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学习效率低。那时候，我很痛苦，也很烦恼，明知这种状况没有益处，但仍陷入其中难以自拔。恰好此时，这套《遗传学》教材与我“不期而遇”，将我从自寻烦恼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这套教材把我带进了奇妙的生命科学的世界里，极大地调动了我的学习兴趣。那段时间，只要一拿起它，我就如痴如醉，抛除杂念，将“过度关注自我”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学习上来。我常常捧着教材认真研读，细细品味，深入思考，反复推敲。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一遍一遍地思考，直到弄清楚为止。对感兴趣的问题更是反复研究，深入探究其中的原理，如孟德尔的分离定律与自由组合定律、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和连锁交换定律、DNA 半保留复制原理、DNA 重组技术、基因表达、基因调控等等，我几乎倒背如流。我的课堂笔记、自学笔记、实验报告、作业本等成为全班同学争相借阅的“抢手货”。令人捧腹的是，有几次我自己想看笔记，还得向借走我笔记本的同学“低眉顺眼”地示好才行。我异常欣喜与欣慰，因为我体验到了被人重视、被人需要的快乐，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是处，而是有潜力和优势的。只不过是自己放大了自己的不足罢了。从此，我的

自卑感消弭殆尽，自信心油然而生。那时候，在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甚至

在宿舍，老师和同学看到的是手不释卷、废寝忘食的我，看到的是沉迷于“孟德尔豌豆杂交实验”中的我以及流连在“摩尔根果蝇杂交实验”中的我。我的勤奋与变化令他们吃惊。那段时间是我在大学里度过的最充实、最忙碌、最愉快、最有意义而且是最美好的时光，也为日后我顺利考上研究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不慕名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确，对于酷爱读书的人来讲，读书之乐难以言表，读书之味如饮香茗，读书之益忘我忘物。正所谓，读尽天下好书，养足人间正气，退一步来讲，就算我们不能成为一代大师，但读好书、多读书，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灵魂的居所、精神的家园。

现在想来，自己是多么幸运。当年，给我们讲授《遗传学》的张桂芬老师在众多版本的教材中，选择了刘祖洞教授编写的教材。这套曾荣获教育部一等奖的教材给我带来了受益终身的变化，它使我走出了自卑，发现了自我。我深深感谢那位留着齐耳短发、性格爽快、略带沙哑声音给我们讲课的张老师。她当年讲课时的神态、语气、语调、板书甚至习惯动作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遗传学》教材自 1979 年出版至今，已先后印刷 10 多次，累计发行量高达 30 多万册，惠及数代学子。这套教材，我视如珍宝，用当时最流行也是最结实、耐用的牛皮纸将封面包了起来。30 多年过去了，包在教材封面上的牛皮纸虽已破损，我总舍不得更换，就连夹在教材中的书签我都像保护文物似的，仍然将它留在那里，它同 30 多年前陪伴我的这套教材一样，也散发出让我感到亲切、回味无穷的淡淡墨香，使我好像又回到了美好的大学时代——那充满梦想、充满激情的难忘岁月。

——沈阳医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
教授 孙英梅

(编辑 石萌萌)

